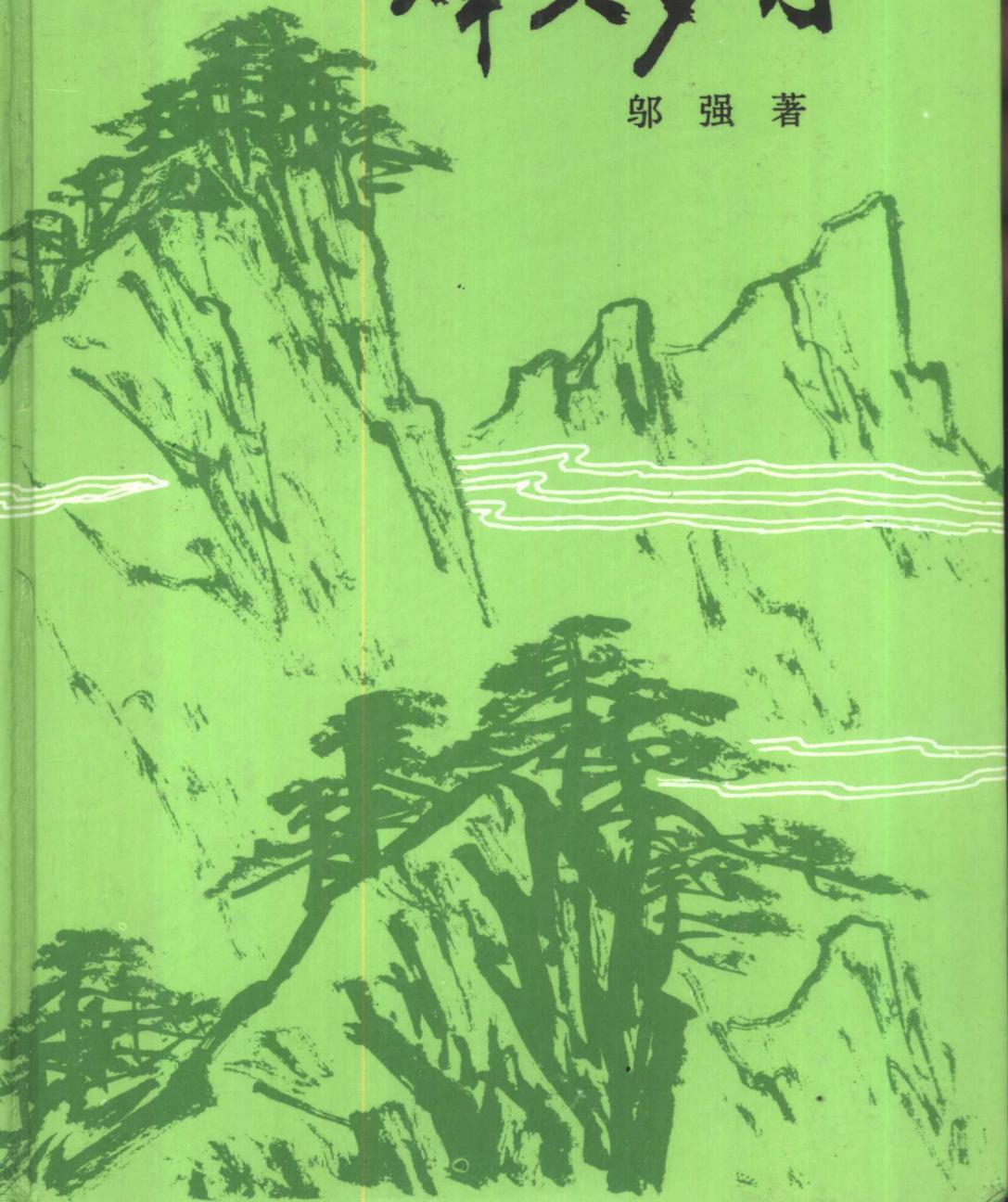


# 烽火岁月

邬 强 著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卢 权**

**封面设计：容 瑞**

**烽火岁月**

**邬强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售**

**广东曲江县印刷厂印刷**

**(厂址：曲江县马坝镇城南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300,000 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7—218—01258—2/K·282**

**定价：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序

读罢邬强同志的回忆录，使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我和邬强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相识的。1939年，我率新编大队在惠阳坪山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省委派了邬强和李振亚两位红军时期的军事干部到坪山举办军事训练班，以后又参加军事委员会和新编大队工作。就在那时，我了解到邬强同志是个1930年入党的老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31年参加了粤北著名的英德鱼湾暴动。他曾进入中央军校广西分校学习，并参加过著名的徐州会战。从1939年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我们一直战斗在一起。

邬强同志在我们东江纵队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1941年秋，国民党顽军以优势兵力进攻我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我率领三大队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他率领二中队留在内线，在日伪顽军夹击下，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战斗，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恢复并扩大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三大队不但发展成为一个足数的主力大队，而且还建立了东莞大队和铁东大队。抗日战争后期，他和李东明同志率领北江支队打击日军，粉碎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发展了北江抗日武装，开辟了北江抗日根据地，对部队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邬强同志是我们纵队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在东江和北江抗日游击战争中，他参与和独立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斗。他在战斗中沉着机智，临危不惧。越是情况危急的时候，越显得沉着冷

静。1943年冬，日寇为了确保广九铁路通车，对我东江纵队集中在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发动了万人“铁壁合围”。邬强同志向纵队领导提出了正确的突围方案，具体组织实施了分路突围计划，使全体指战员安然脱险。在两广纵队司令部担任参谋处长期间，协助纵队领导在华东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中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并经常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代表纵队领导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他兼管纵队的后勤行政工作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全国解放后，邬强同志在南路军分区、北江军分区、粤中军区、广东省军区担任领导职务，为剿灭土匪和建设地方武装作出了贡献。

无论战争年月或是和平建设时期，邬强同志始终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同志满腔热忱，宽以待人。他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这部回忆录，全面记载了邬强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曲折而丰富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艰辛历程。书中既有胜利和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挫折和教训。这些翔实生动的历史细节，将给广东革命史的研究增添一份珍贵的参考资料。

我相信，经过战火纷飞年月的老同志，特别是我们这些与邬强同志一起战斗过、工作过的同志，读后都会有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对于广大青少年读者来说，可以从中了解广东人民是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这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革命先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从而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远大理想。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力争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传统教育。只要我们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就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以告慰无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终身的先辈们。

正值《烽火岁月》脱稿之际，邬强同志突然离开了我们。我在万分悲痛中，为他写下这点纪念文字，以寄托对他的哀思，并以为序。

## 曾 生



邬 强

(1911 · 10—1992 · 12)

# 目 录

序.....	(1)
<b>第一章 在疾风暴雨里成长.....</b>	<b>(1)</b>
一、童年的天地.....	(2)
二、英渝江风潮涌 .....	(13)
三、鱼湾星火 .....	(27)
四、野火烧不尽 .....	(38)
<b>第二章 逆境和寻觅 .....</b>	<b>(43)</b>
一、百折不挠 .....	(43)
二、弃文从戎 .....	(52)
三、军校琐记 .....	(60)
四、茫茫中原雪 .....	(66)
<b>第三章 汇入革命洪流 .....</b>	<b>(75)</b>
一、重返故里 .....	(75)
二、学习与思考 .....	(81)
三、坪山火种 .....	(88)
四、东移风雨声 .....	(95)
<b>第四章 高举我们的旗帜.....</b>	<b>(106)</b>
一、重整旗鼓.....	(106)
二、红旗插在大岭山.....	(113)
三、激战百花洞.....	(121)

四、风起云涌	(126)
<b>第五章 在艰苦的岁月里</b>	(135)
一、荟集白石龙	(135)
二、此落彼起	(142)
三、软硬不吃	(148)
四、奇特的连环战	(155)
<b>第六章 宝剑锋从磨砺出</b>	(163)
一、决策决胜	(163)
二、严惩敌伪	(168)
三、智勇破“铁壁”	(177)
四、东江立帜	(185)
<b>第七章 红旗飞卷北江岸</b>	(195)
一、初征粤北	(195)
二、北江怒涛	(202)
三、众志成城	(211)
四、披荆斩棘	(218)
<b>第八章 跨越激流险滩</b>	(227)
一、乌云密布	(227)
二、拨云破雾	(233)
三、曙光在前	(244)
四、依依别南粤	(254)
<b>第九章 踏上新的征途</b>	(259)
一、千里航四海	(259)
二、解放区的天	(266)
三、养精蓄锐	(274)
四、初试锋芒	(280)

<b>第十章</b>	<b>黎明前的激战</b>	(288)
一、	转战豫东	(288)
二、	攻克济南府	(299)
三、	江淮起烽烟	(305)
四、	浴血徐南	(311)
五、	飞兵布天网	(322)
<b>第十一章</b>	<b>千军万马下江南</b>	(330)
一、	古都春色	(330)
二、	挥师南下	(337)
三、	凯旋之路	(342)
四、	南粤曙光	(348)
<b>第十二章</b>	<b>宜将剩勇追穷寇</b>	(355)
一、	南路剿匪	(355)
二、	匪魁末日	(361)
三、	粤北擒魔	(367)
四、	除恶务尽	(374)
<b>尾 声</b>		(381)
<b>后 记</b>		(386)

# 第一章 在疾风暴雨里成长

星光稀疏，夜色似一张浓黑的大网笼罩着大地，使周围连绵起伏的山岭披上一层黛色。灰白、浓重、形态各异的雾气，一股股从峡谷江河中升腾起来。纷纷扬扬，交相缠绕，融与无际的黑夜。茫茫天地间，昏暗一片。远处那村舍，那树林，那田野，都隐入了沉沉的夜色之中。极目望去，只能见到朦朦胧胧的影子。仅有江上那点点渔火，在雾夜里摇曳着，闪烁着，给艰难跋涉的夜行者以光明和希望。

静谧的山区之夜，江水汩汩地从山脚流过，塘边间或响起几声蛙鸣。还有那枯干的芦苇芒草，在寒风中发出飒飒的声响。黑暗中，山林里的猛兽似乎在窥测，在潜行，崇山僻野里弥漫着肃杀的气息。

这是1932年初春粤北山区一个寒冷的夜晚。

几个月前，我党领导的英德鱼湾暴动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进步群众，英德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中断了与上级的联系，只得离开养育多年的家乡土地，到广州寻找组织。

离别之际，思绪万千。我久久地伫立在山边，怀着惆怅的心情，隔江遥望亲爱的故乡。那悠悠不尽的江水，带去了我对逝去年月的追思……。

## 一、童年的天地

我的家乡是位于英德县东部地区的文光乡（今称鱼湾镇）牛栏铺村。

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子。村里绿荫似海，百年老树如盖。古朴的房屋依坡而筑，在遮天蔽日的树林竹丛里隐现。棘竹、喇叭花、野蔓萝生成的篱笆环绕着农家庭院，将村子分割成形状各异的绚丽画格。每逢夏秋时节，棚架上瓜果累累，不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

村前那盘格般的稻田，连接着广袤的原野。村边，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葱笼的菜园，几蓬绿竹点缀在其间。一弯溪水悠悠地流淌着，在滩上遗下大小不一的鹅卵石。

村后那条江，叫做英滃江，又称滃江。江水源于翁源县，奔腾流经英德境内，由东北向西南汇入北江。与村子一江之隔的巍头山，挺拔峻秀，峰峦起伏。山间竹木茂盛，松柏常青。参差错落的灌木，漫山遍野，枝叶簇拥，掩遮野径。

英德东部地区习称“英东”或“东乡”。这一带重峦叠嶂，山脉连绵，交通极其不便。从旱路前往县城，须经几十里崎岖的山路，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县城。尤其是金山径象一座巨大的屏障横卧在县城的东面，阻塞了东乡通往县城的通路。光是攀登这座俗称百段石的大山，就需花费半天时间。

长期以来，英德东乡以至翁源、佛冈等县邻近地区的人货运输主要是通过滃江进行。因此，文光乡虽然地处山区一隅，山高

水远，但由于临江的位置，很早就成为水路货物外运内输的集散地。地方当局亦在文光乡的鱼湾圩派驻管理东乡的政权机关，设置税卡，使之逐渐成为英德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昔日的滃江是一派繁忙景象。江上货船、木排、舢舨川流不息，满载着皮毛竹木等山货顺流而下，返程载回了山区所需的各种日用品。

渡口离村子不远，俗称狮子口。那里设了兵营、税卡、客店，来往的船只都要在此停泊，交纳税款，买卖货物，补充粮给。有时，江边的船桅象密集的树杆。南来北往的客商在那里交谈着、争论着，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加上叫卖各种零食小吃的货贩，在岸边忙碌着卸货上货的船工，形成了熙熙攘攘的集市。

天晴日丽时，英滃江显得格外美丽动人。晨曦初起，道道霞光投射在江上，水面波光潋滟，光采耀目。远山岚影叠成一体，山形水色交相辉映。渔舟货船悠悠滑行在江上，镜面般的水面不时地梳起几划轻痕。船工那粗犷豪放的号子，高亢嘹亮的山歌，在江上长久地迴荡。船在江中迂回曲折，歌的余音萦绕在碧水青山之间。

我的家乡是美丽而繁荣的。但是，在旧社会，山区的贫苦农民却无缘享受这一切。

我原名叫邬泉玖，1911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父亲邬可厚是一个勤劳朴实的佃农，母亲刘氏是一个慈和心善的农村妇女。我家兄弟姐妹6人，我排行第五。上有大哥祯玖，二哥新玖和两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程玖。我的家族中还有一个丧子守寡的伯母，一个死去父亲的堂哥梅玖。按老习惯和长辈的意愿，我在名份上过继给这个伯母为儿。

在我还没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因劳累过度辞世而去。剩下我

们孤儿寡母的日子更难过了。家里租种地主的十几亩田，兄弟几个整天起早摸黑下地干活。农闲时则帮工或做些家庭副业维持生计。母亲和伯母里里外外操持家务，打柴做饭，种菜养鸡，忙个不停。夜深人静，母亲还就着昏暗的油灯缝缝补补，全家人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终年难得温饱。

从小，我就沿着灌木簇拥的小路到狮子口给帮工的兄长送饭，帮着做些杂活。

在那里，我看到衣不蔽体的苦力弓着腰艰难地扛卸着货物，吃的是粗糙的杂粮。那些肥头大耳的富户商贾游手好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有那些惯于敲诈勒索、作威作福的官吏税警，那些依仗主子势力欺压百姓的家丁打手的丑恶嘴脸，那些护航的保安队员吆三喝四地逞威风，都给这黑暗社会抹上一层光陆离奇的色彩，使我产生种种疑惑和愤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我的家乡历来读书风气甚浓，人们把此当作提高谋生本事的途径。富裕大户自然是厚礼聘请教书先生，就是那些“身无半分文，家无隔夜粮”的贫穷人家也想方设法让子女读书识字。

我二哥新玖在家族中主持事务。他虽然才比我大8岁，但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头脑也比较灵活。他对家里人说：我们祖祖辈辈识字不多，在乡间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今后不管家里多困难，也要想尽办法让弟弟读书。他认为我从小聪明伶俐，似乎有读书的天份。因此，他极力主张送我上学读书。家里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向团结和睦，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赞同二哥的主张。

但是，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连肚子都填不饱，要读书确实不容易。当时，上学要缴纳相当于两担谷子的学费，对于我们这个

仅够糊口的贫穷家庭，这是一个沉重负担。家里一贫如洗，既没有钱，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我的亲人为了筹措学费，费尽千辛万苦，想尽一切办法。迫不得已，我二哥只好采取借贷的方式，通过参加“份会”来筹措学费。

当时，农村民间流行着集资合股形式的“份会”。参加“份会”后，每年进行一次投标，议定以一个平均价格为基准，提出价格最低者中标，即可获得当年集资的股金。然后，按照事先规定，逐一向会员交纳以平均价格计算的本息。比如，参加标会的人们议定以 10 担谷子为标底。甲乙丙分别提出 10、9、8 等投标数，某丙以最低价格中标，向众人收取 8 担谷子。待收成后，则要付还以 10 担谷子计算的本息。

为了获取我的学费，我二哥总是忍痛把标金压得很低，以求中标，获得股金供我上学。

我对家里的打算却不领情。一听说要我上学读书，年幼无知的我就产生了抗拒心理。读书，意味着离开温暖的家，离开平时玩耍的小伙伴，离开熟悉亲切的山野，离开繁杂热闹的江边……。总之，我十分的不愿意。但是，最终还是犟不过长辈的意愿。

8岁那年，我上了本村的私塾。上学那天，我哭闹了很久，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去了，心里充满了委屈和烦恼。一年后，我又被送到邻村的私塾走读。那里距离我的村子 3 华里。入学时，家里几个人轮流背着我上路。我一路走一路哭，哭得十分凄惨。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那时当然不会想到，读书，是我人生旅程的重要台阶。多亏了家中长辈的深谋远虑，使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较早获得了知识和新思想，并从学校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先后在本村和邻村的 5 个私塾里就读，历时 5 年。接着，又

上了1年邻村办的汶潭学堂。前者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旧书，私塾里也只有一位教书先生。后者则是新旧结合的学制，既讲包含三字经、百家姓等内容的古文，也讲数学、历史、地理等新课，教书先生有两三个。

启蒙阶段，印象最深的还是读私塾的日子。

旧社会，乡间的私塾大多设在破烂不堪的祠堂或族内人家的厅堂里。进入学堂内，头一个感觉就是里面阴暗狭窄，还有一股森人的气息。堂前挂着孔子的画像，名曰“孔子先师神位”。我们一班稚童进入学堂时，在教书先生喝令下，总是规规矩矩地先至神像前，糊里糊涂地三叩头，然后才回到位子上听课。

那年代，私塾里读的自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旧书。先生在上面摇头晃脑地吟着“子曰诗云”，底下的学生托腮瞪眼地听着，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先生念了两遍以后，就让我们跟着念。如此这般地诵读了一年书以后，先生才开始讲解书中诗句的意思，并且要求学生们仿照着吟诗作对。

头两年，课堂作业和年终考试均是背书。学当中规矩极严，背书稍有错漏便要挨板子。

先生那板子长五寸，厚数公分，挥舞起来呼呼作响。在学堂时，那板子的使用率是很高的。倘若先生认为哪个学生不用功或顽皮时，便会令其伸出手掌，不顾那倒霉学生的哭喊求饶，用板子狠抽他的手心。对于那些皮薄肉嫩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惩戒。许多挨过板子的孩子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一见先生拿出板子来就感到心惊胆战，不知道恶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

我上私塾的时候，读书比较上进。尽管当初我极不愿意上学，但进了学堂以后，家里长辈一再嘱咐，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有用功读书，长大才能做个有出息的人。后来，我又看到家里人为了

供我上学，起早摸黑地拼命干活，妈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用功读书，决不辜负长辈的希望。由于我勤奋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颇受教书先生的赏识。因此，无论是平时读书还是年终考试，我都没有因为功课而挨板子。

唯有一次，我领教了挨板子的滋味。

那是在邻村私塾读书的时候，外村的孩子都在学堂里寄宿。教书先生叫刘纯模，平日他不苟言笑，治教甚严，孩子们都很怕他。他规定寄宿的学生晚间不得离开学堂外出，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一天晚上，我实在耐不住，便和一个伙伴偷偷地跑去村边的河溪捕鱼。不料走漏了风声，被人告知了刘纯模。那位先生找到我，不容分说，从墙边的竹扫把中抽出一条竹板，抓住我的手就挥起了板子。一板下去，立时感到掌心火辣辣地疼痛，噼噼啪啪打了几板子，整个手掌变得又红又肿。痛得我直抽冷气，也不敢吭声，因为叫痛求饶恐怕还要多挨几下。

这一顿挨板子的经历真是刻骨铭心。此后，我再不敢晚上擅自外出了。

当然，教书先生中也有和蔼可亲的。在墩背私塾就读时，执教的先生叫胡风洲，是个前清秀才。这位老先生长得慈眉善目，从不动怒。即使学生有错，也只是喝斥几声，以尽师责。

老先生爱喝两杯。闲时，面前摆上酒壶、酒杯和一碟酿豆腐，自斟自饮，其乐陶陶。喝上兴致，老先生就会背着双手在天井里哼吟诗文。他一边迈着方步，一边摇头晃脑地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走着走着，他忽然俯身凝视着酒桌，自言自语地感叹道：“酿豆腐最怕烧酒！”

直至杯底朝天，老先生才带着几分醉意，晃晃悠悠地回到屋

里。

此时，留宿的孩子们趁机行动起来。一个个犹如脱缰的小野马，相继逃出老先生的视野，去寻找自己的欢乐天地。

我天性好动，除了下河捕鱼以外，还喜欢骑马、狩猎、练武等活动。

这一带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马就成为山区的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虽然我们家穷，养不起马。但我舅父家里有马，我很快就学会了一手好骑术。

在汶潭学堂读书时，学堂旁边拴了教书先生的马。这匹马高大剽悍，性烈难驯。除了主人以外，谁也不敢骑它。几个小伙伴知道我爱骑马，便怂恿我去试试。我不甘示弱，征得主人同意，摩拳擦掌地走上马前。

那马见着生人，立刻瞪起大眼，喷着响鼻，转着圈子不让我靠近。

我悄悄地解开缰绳，看准机会冷不防地跃上马背。马一惊，乱蹦乱跳，想把我掀下来。我双腿夹紧马腹，死拽着缰绳不放松，好一阵子，那马在原地转圈尥蹶子。

突然，它撒开蹄子狂奔起来，风驰电掣般地掠过村前的田野。我只觉得耳旁呼呼生风，迷得眼睛都睁不开。但我还是把四肢紧贴马上，任它驰骋。马一扭头，钻进了附近的小树林，似乎是想让树枝把我刮下来。我一手紧抓着缰绳，一手抱着马脖，伏在马背上一动不动。又跑了一阵，所有招式都使尽，那马实在跑不动了，只好放慢脚步，任我驾驭着回到学堂。

这下村子轰动了；许多人都跑出来看稀奇。人们都没想到这匹烈马会给我这个年仅10岁的孩子驯服。那位教书先生拍着我的肩膀，惊奇地说：“嘿，你这个小子，真是胆大包天！”